今天下雪了，回想起来，是在南大的第三个落雪的冬天了。第一年我记得，当时有个文艺汇演，我在恩铃看完FIRE《REBIRTH》的彩排往回走，天空中有一些灰灰白白的实物，定睛一看，就是道雪花了。中间那一年做了什么忘了，但当时熊熊还在，表白墙上有个男孩脱掉上衣在雪地裸奔的视频被流传。到了今年，去逸夫楼找小朴，去的时候零零的雪夹着雨，等她出来，雪已经倾盆的落了。

关于下雪，有一些气氛是不变的，比如龙盼照例放首崔健的《在这雪地上面撒点野》，三五个同学不怕深夜迟归，跑去雪地里玩雪。但总有些事情随着时节流转去了。比如现在空荡的宿舍，一些变换的关系，以及脑子里正想着的东西。沉寂似乎是永恒的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感慨越说越没意思。翻来覆去统共那么几句，不过是十七岁的我说、十八岁的我说、十九岁的我说、和二十岁的我说的区别而已。我总是想给自己想个生活的纲领，但总又厌烦。现在的我还是很迷茫啊，不过多少还是有点可以期待的事物，等这个考试周过去，我要去重庆耍，去筒子村拍照，变成风犬少年。之后，我还可以多选一些爱听的课，做些爱做的事情，而不只拘泥于一两节哲学课程的学习了。懒狗乐队，说什么也要整。时代的纪录，怎么说也得整。至于毕业后去哪，没曾想。要是能回家开个录音棚，那是极妙的。但倘若有着更高的志向，便是四处工作了。那样的活法，也挺自在。

今年冬天我没有出去耍，回宿舍打了打2K，喝了喝酒。脑子也没怎么转，思绪又累又浅，倒是没断。还想要更多的酒精，但是没再喝了，毕竟血液消化酒精挺费劲的。一个人的思索终究自由些，而倘若版图里面有了另一些限制，思考本身就不复实存了。价值的置换或许是最大的重石。我终究是个固执的人，难以真的放弃自己的想法。